

勞工事件週記簿

3/17~血汗手機，吸血從零件開始

3月17日，洋華光電工會與其他勞工團體集結於勞委會前，抗議桃園縣洋華光電公司違法解僱工會幹部、並指控洋華光電有加班超時、短少加班費、剝削童工、違法解僱勞工等重大違法事項。

「洋華」作為宏達電(HTC)、三星電子(Samsung)、LG等知名手機的觸控面板供應製造商，在其風光發財10元股息背後，竟是以長工時、低薪資、廉價使用建教合作生的方式累積起巨大的利潤。

也因而除了一面向洋華與政府抗議外，洋華光電工會也將抗議的對象擴大至HTC出貨商宏達電，要求宏達電應對於下游供應商負起相關企業責任，宏達電則以「搞錯對象，不知如何幫助」回應工會的訴求。



藝文通訊

臺北教育大學【2010遊藝大南海】大陸藝術家駐村計畫

藝術結合社區的概念近年來越受到社會重視，而在文教設施林立的大南海地區，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指導，為期兩個月的「二〇一〇遊藝大南海」大陸藝術家駐村計畫於南海藝廊6月10日下午2點正式揭開序幕。為帶給民眾視覺的饗宴，藝術家將帶著身軀帶領大家進入南海藝廊，象徵著把藝術導入社區。

為了促進兩岸在藝術文化上的交流，中國藝術家駐臺期間也將透過走訪各地的方式，了解臺灣這片土地上的風土民情，期待激發藝術家源源不絕的想像與創意。

今年邀請了大陸與臺灣在四種領域皆有出色表現的藝術家合作。參與的大陸藝術家有來自北京舞蹈學院的莫非、中國美術學院雕塑系講師趙明、南京藝術學院油畫講師章文浩以及景德鎮陶瓷學院的張凌雲；而臺灣方面藝術家則有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兼任講師王志文、美國舊金山藝術學院博士吳可文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碩士羅紹綺。

活動期間，為培養城市創意想像及拓展國際視野，藝術家不僅前進校園，傳承創作的知識與

技術，更期望能增進莘莘學子對藝術的思考新動力。六月下旬起每週六日還有對一般社會大眾開放的創作工作坊，希望為工作繁忙的臺北人多點綴些生活樂趣，歡迎大家參與活動共襄盛舉，除了享受陶冶心靈的藝術創作，也能與優秀藝術家分享、學習，何嘗不是一件樂事？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134號
相關資訊請上官方網站：
<http://artnanhai2010.blogspot.com/>



5/15, 富士康第九跳 5/22, 富士康第十跳 5/25, 富士康第十一跳 5/26, 富士康第十二跳 ——大陸富士康工人連續跳樓自殺

「工時長、薪資低、週缺不補，一個人作兩個人的事」富士康的員工在互聯網上這麼寫著。

彷彿是台灣加工出口區的擴大再翻版的富士康，40萬人的廠區，工人被施以軍事化管理，用最嚴謹的、最看得見效率的方式刷新出口紀錄，生產者面對世界市場的代工手機。

於是在這個被層層疊疊嚴峻管理的世界、人擠著人的生產線上，人與人疏遠著，人只是機器上的螺絲，連呼吸一口尊嚴都非常困難，「體面勞動」喊不進來的禁區。於是「不知道是80、90後的草莓造就了富士康，還是富士康證明了80、90後都是草莓？」

十二連跳，自殺是工人最孤獨的解放。

最夢幻的工作——社福派遣勞動

一名在立法院從事清潔工作的伊甸基金會派遣員工，承包立法院清潔業務的公司也付給伊甸基金會每月二萬二千五百元，但伊甸基金會扣除管銷、保險、税金等各種成本之後，卻只給這名派遣員工一萬兩千左右的薪資。

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像這樣身障朋友是按勞給付，亦即是就他們工作能力，領取相

5/10, 你吃素，我也可以不吃豬 ——台灣屋主逼印尼回教家務工吃豬肉

佛教吃素，伊斯蘭教(回教)不吃豬肉。這幾乎是小學生程度的世界常識。台灣有許多佛教徒，但從來也沒聽過逼著佛教徒吃葷的行徑。然而我們一邊看著陳樹菊捐款協助弱勢，一邊卻也看到對外勞外配的「欺生」，這個社會錯亂的可怕。

台灣移工制度禁止移工自由轉換屋主，制度性的讓屋主與移工處在不對

等的地位，從移工休假、生活習性都受制於屋主，只要屋主不滿意，移工只有乖乖被遣送回國的命運。

經濟的困境讓移工不得已離鄉，來到這個陌生的島嶼。法律制度讓移工失去自主，賦予屋主無上的權柄，於是跋扈的嘴臉與欺凌的行動，就這麼展開。故事背後，豈止是一兩口豬肉與眼淚？

- 【中正區】特偵街小劇場(桂蘭街) 南海藝廊 河岸留言 茉莉二手書店公館店 誠品書店台大店 山外書店 生態綠咖啡 國家電影資料館 NCC會館 華山藝文特區 文建會圖書館 台北國際藝術村 小地方 腳踏車廚娘的店 東吳大學城區部遊藝廣場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校園書房
- 【中山區】伊迪公園IT PARK畫廊 非常劇藝文空間 藤野Dooday
- 【松山區】城市舞台 台北皇冠小劇場
- 【大同區】台北當代藝術館
- 【大安區】台北市立圖書館 黑潮咖啡館 開津堂書局 秋水堂書店 唐山書店 女丑店 女書店 書林出版社 政大書城新大店 北義咖啡館 牙買加倉庫 步調咖啡館 Comedy Club Mo! Relax Cafe' BASTILLE CAFE師大店 BASTILLE CAFE台大店 BASTILLE CAFE溫州店 大紅人間藝文餐坊 中國父餐廳 巫雲 販運書店 波黑美亞咖啡食堂
- 【萬華區】紅樓劇場 誠品書店西門店
- 【信義區】新舞台 誠品書店信義店
- 【文山區】世新大學傳播大廈 政治大學政大書城
- 【士林區】胡思2手書店天母店 胡思2手書店士林店
- 【北投區】乒乓工作室
- 【台北縣】有河Book 小小書房
- 【台中縣市】東海書苑 東海和平咖啡館 敦煌書店東海店 秋水堂 20號倉庫
- 【高雄市】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誠品書店大遠百店 誠品書店大立店 誠品書店大統店
- 【花蓮市】黑潮基金會

六月號

發行所：夏潮聯合會
社長：陳福裕
總編輯：許育嘉
主編：李文吉
編輯：明景美
台北工寮



e-mail:chaiwanbenpost@gmail.com blog:chaiwanbenpost.blogspot.com

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5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文寄

2010
NO. 15
國內郵資已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北字第5515號
雜誌



永遠的黃金谷

蕭繼東
油畫2003
180X150cm

蕭繼東追求一種凝重、渾厚的色調，深沈、含蓄的氛圍，十分注重繪畫對象的質感、量感和肌理感，在他的筆下，大山的巨大體量震撼人心，大山的渾厚圓實令人倍覺豐潤，觀賞者視線遊歷的每一處都可以感覺到大山品格的存在，都可駐足賞析、留連。

牛 奔奔的內容



掰掰手指頭 2
台灣的出路
雙英辯論
沒有說清楚的問題



左眼看世界 3
鳩山圍海埋隱患
釣魚台爭議再起



黃土地 7
富士康的摩登時代



文化潮間帶 8、9
我不只是一個人
大我文創行動宣言



噪音工廠 11
阿根廷人民歌手
阿塔瓦爾帕·尤潘基



野草集 14
正港的台灣人
一個原住民的經歷

文/吳松山

他們沒有告訴你

台灣的出路

雙英辯論說不清楚的問題



雲林農民 李文吉攝

4月25日馬英九與蔡英文針對ECFA進行了一場辯論，事後，藍綠陣營分別進行解讀，也各自作民調，其結果當然是南轅北轍，彷彿說的不是同一場辯論。平心而論，朝野兩大政黨從過去十多年來的街頭叫囂走向政策的公開辯論，無論還存在多少爭議沒有釐清，又或者還有多少人了解ECFA，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良性互動的開始。但是，由於政治人物都難免於召喚選民的政治算計，不能(恐怕也是不會)開誠佈公的向人民交代他們爭論的真正焦點，也就是關於「台灣的出路在哪裡？」的問題，因此整場辯論只好淪為各說各話，事後再自我感覺良好的各自解讀一番了事。

「從中國走向世界」還是「由世界走向中國」

事實上，雙方在辯論中一度曾經觸及了問題的核心，各自提出了一條走向世界市場的路線。簡單的說，馬英九認為台灣應該「先進入中國、立足東亞，再走向世界」；蔡英文則主張在WTO的架構下「先走向世界，再伴隨著各國走向中國」。部分媒體將這兩條路線解讀為目標一致，但取徑不同。實際上，兩者非但是南轅北轍，背後更暗藏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算計和對國際分工體系的理解。

首先，如果說這兩種主張有任何同質性的話，最多也只在「走出去」這一點上而已。但是，除去藍綠惡鬥的民粹語言與選舉操弄，「走出去」其實暗示了台灣經濟結構「市場在外」的主要特性。根據劉進慶教授的研究，在開發史上台灣的產業經濟有著兩個鮮明的結構特徵：「高度商品化的農業經營」和「單項產業輸出」。從歷史上來看，外部經貿條件的變化經常導致島內產業結構的重大調整，從而也改變了島內的社會與政治秩序，這是台灣在歷史上無法擺脫的規律。

市場在外的歷史宿命

無論這種內部結構的調整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由於受制於「社會生產力發達，市場規模相對過小」的矛盾，台灣產業經濟始終也無法擺脫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性和單項產業輸出的經濟格局：從米糖經濟到茶葉樟腦、從成衣電子到今天的半導體晶圓代工，在在說明台灣被動適應外部市場變遷的歷史宿命。所以，「走出去」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一條不可逆的道路。但是，「走出去」同時也宣告了台灣經濟結構的外部依賴性，換句話說，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從來就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前提。因此，對於台灣來說不是要不要「依賴」的問題，而是該依賴誰？和如何獲取最大利益的問題。

後冷戰時代的冷戰思維

雙英辯論的爭議點如果從「該依賴誰」的選擇題出發，就能比較清楚地辨別「從中國走向世界」與「由世界走向中國」的差別。事實上，台灣光復後兩岸雖然短暫統一，但由於內戰局勢混亂經濟尚未整合，1949年後又造成兩岸長期分離對峙的形勢，台灣遂被納入東西冷戰架構下對中國圍堵體制的一個環節。

藉由被併入美國所主導的第一島鏈的集體安全防衛體系，撤退來台的國民黨政權得到延

命與喘息的機會，並在政治上實施長期的軍事戒嚴，對內塑造「親美、反共」的意識形態，對外納入「垂直分工，市場在外(美)」的東亞分工體系，形成對美日高度依賴的地緣政治格局。

上個世紀八零年代以前，台灣從日本輸入零組件與機械設備，再加工組裝成直接消費品後出口到美國，形成對美順差，對日逆差的對外貿易模式。民進黨歷來主張以「日美台自由貿易區」來對抗「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10+1)」的經濟戰略，或者是蔡英文所主張的「從世界走向中國」，可以說都是這種冷戰格局的殘餘，是「親美、反共」意識形態支配下的思維產物。

如果時光倒回三十年

如果將時光倒退三十年，蔡英文主張台灣應該先與美、日等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看法，苟或還存在一點已過時的現實意義。但是，在後冷戰東亞分工網絡化與區域經濟一化的趨勢下，所謂「從世界走向中國」的主張就顯得荒誕而無稽。

實際上，不知是對經濟事務的無知還是故意，蔡英文從頭到尾都在說一個假命題。因為，台灣的對外貿易從來就不曾存在過借由出口到美日，再轉手進入中國的事實與可能。所以，馬英九批評蔡英文所主張的全球化是一個「沒有中國的世界」，並非無的放矢。這個批評也正反映了蔡英文或者整個民進黨，仍然以冷戰思維來對待後冷戰時期東亞區域一體化框架下的兩岸關係。

只有一個市場如何轉移

事實上，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及1983年台灣在美國的壓力下實施勞基法保障最低工資和台幣升值以來，過去以加工出口為導向的中小企業，基於競爭的需要紛紛轉移到東南亞與中國大陸進行生產。雖然從整個東亞的外貿結構來看，美國仍然是最終消費品出口的主要市場，但就東亞內部的分工鏈結而言，因為下游產業的外移，台灣從直接消費品的生產者轉型為中間產品的供應商。而馬英九「從中

國走向世界」的政策主張，正是反映了這個東亞分工的結構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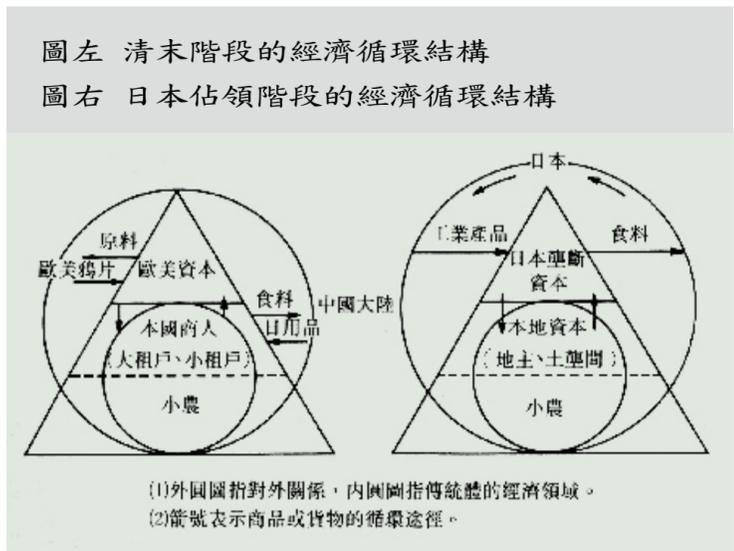
兩岸經貿整合的迫切性，沒有所謂依不依賴的問題，因為「市場依賴」本來就是台灣要「走出去」的前提。在現階段，對中國大陸持續擴大的貿易順差，其實是間接反映了對美國的順差。從台灣整體的工業結構來看，仍然是上、中、下游三級加工，所不同之處在於，第三級以加工出口為導向的中小企業，已外移至東南亞與中國大陸，成為我們俗稱的「台商」。因此，下游加工廠在哪裡？島內所生產的中間產品的市場就在哪裡。換句話說，台商在哪裡？我們的市場就在哪裡。

前有強敵，後有追兵

如果台灣以三級加工出口為導向的中小企業大量外移是一個不可逆轉的事實，那麼藉由ECFA創造一個與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各國間沒有關稅障礙的環境，至少是讓台灣一次加工與二次加工的產業留在台灣的必要手段，也是我們爭取「路徑優勢」擺脫日、韓等競爭對手的歷史機遇。更何況我們不但前有強敵(產業相似性甚高的南韓)而且還有追兵(逐步完成上下游產業鏈帶的中國大陸)。

台灣的未來發展受限於本身的資源與市場規模，始終被兩個因素決定：外部市場與國際分工。戰後台灣對美日的經濟依賴如此，現今轉變為對中國大陸的經濟依賴也是如此，這是台灣先天條件的限制。要突破這種「被決定」的困境，要形成自主性的積累與增長，非但不是關起門來在島內有限的經濟規模下搞自我配套，也不是虛幻的設想一個不存在的「全球市場」，恰恰是要融入一個更大的經濟體，利用兩岸和平發展的歷史機遇，逐步形成一個自主的民族共同市場，乃至於一體化的東亞市場。如此一來，台灣的產業經濟才能掌握歷史機遇，從「零件生產」逐步轉型到「零件設計」乃至於「自創品牌」的道路，實現以研發和行銷為主的高附加價值的產業轉型。

這才是台灣真正的出路，可惜，藍綠雙方都沒有告訴你。



交接接耳的鳩山 圖 新華社

日本最近在東海附近動作頻頻，引起中日之間摩擦不斷。日本民主黨政權上台後，中日經濟關係正在從深度依存走向相互融合，國民感情也開始走出低谷，中日矛盾將主要表現在政治和安全上，深化合作的障礙也主要來自於政治安全領域。

中日關係可能開高走低

首先，民主黨安全政策走向是中日關係最大變數。中日合作能走多遠、走多快，關鍵要看政治安全關係能否處理好。中日關係處於兩國國內社會經濟巨變、彼此實力對比逆轉的敏感期，發展戰略、地緣戰略碰撞導致矛盾和摩擦在所難免，政治、安全競爭尤其激烈。民主黨可能繼承自民黨的對華基本方針：經濟上搭乘中國快車，政治、安全上則以競爭和防範為基調。下一步，如果民主黨重拾自民黨及本黨強硬派的「中國威脅論」並體現於政策，中日關係不排除「高開低走」的危險。

民主黨迄今在安全政策上尚無任何宣示，而年內將迎來政策評估的重要節點——第三次修

改決定未來10年防衛政策和軍力建設方針的綱領性文件《防衛計劃大綱》。為此，鳩山內閣2月專門設立了「新時代安全保障與防衛力量懇談會」，擬在夏季提交評估報告，作為修訂大綱的基礎。從初步動向看，有三點引人注目。

防衛方針美日達成共識

其一，對安全環境的評估頗為嚴峻。3月29日，防衛省下屬智庫防衛研究所發佈年度評估報告《2010年東亞戰略概覽》，稱日本與「試圖增強核軍備的中國」及「加速核開發的朝鮮」為鄰，安保形勢不容樂觀。

其二，把應對中國崛起作為修訂大綱的重點。鳩山指示，懇談會的工作要著眼於應對朝鮮進一步的核開發、以及「周邊國家軍事實力的現代化」（暗指中國）。

其三，構建更為有效的安全預防體制。2月，日美舉行外交與防務磋商，討論如何深化日美同盟，而「其中90%內容是針對中國的，且兩國在對華認識上達成一致」。日本可能修改一系列基本防衛方針，包括迄今禁止行使的集體自

衛權、禁止武器出口等。

牽制中國搞民主外交

其次，民主黨可能對中國打民主人權牌。鑒於手中「戰略牌」越來越少，對華如何保持牽制力，是自民黨政權末期以來日本外交面對的課題之一。民主黨政權也無法脫離這一背景，對外戰略調整在相當程度上帶有應對中國崛起的意味。須川清司在其《錘煉外交力》中就提出，從大正時期算起，日本的民主制度已有近百年的歷史，這是相對於中國的一大優勢，日本外交要巧妙地利用這種優勢。對華搞「民主外交」既有國家層面的戰略需要，也反映了民主黨內人權派的政治理念。

2009年12月10日，鳩山在印尼巴厘島民主論壇發表演講，表示日本願意幫助推動全球民主化進程，同時「希望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能夠在民主與人權問題上有所進展」。日本首相公開談論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問題，這在自民黨政權時期極為罕見。鳩山標榜「友愛」精神，並解釋說其核心是承認差異和相互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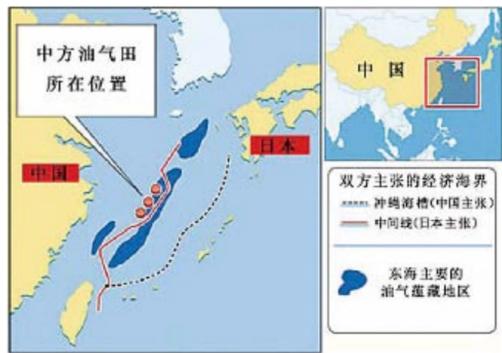
重，但實際行動已與之背離。

「圍海」方針埋下隱患

第三，敏感問題上摩擦激化？2010年日本又是選舉年，防止其國內矛盾外溢、確保中日關係免受「池魚之災」尤其重要。2009年2月，時任民主黨副黨首的前原誠司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刻意向首相麻生質詢，日本「如何應對尖閣列島遭(日美之外的)第三國入侵」，引出麻生「尖閣列島」適用日美安保條約的發言，也引發中日關係風波。這類「以外補內」的政治手法，對強調「國益」、重視民意、外交受內政高度牽引的民主黨而言很難避免。

民主黨無意糾纏歷史，但黨內「戰略派」對現實利益問題的關注異常執著，在海洋權益等問題上尤其如此。鳩山曾提出要「讓東海成為友愛之海」，但民主黨政權實際繼承了自民黨立法「圍海」方針。這給中日之間的政治、安全合作埋下了潛在的障礙。

(資料來源：環球網2010-5-17)



中日東海之爭



解放軍的預警機與戰鬥機



釣魚台島衛星圖

日本政府最近擬定一份資源開發計畫，打算開發太平洋及東海部份海域深海的稀有金屬，其中一項就是要在2015年前在釣魚台海域進行所謂「海底熱水礦床」的探勘計畫，並期望能在2020年前將其「產業化」。

釣魚台主權一直以來都是中、日、台三方的敏感話題，日本綜合海洋政策本部日前所擬定的能源開發計畫，其範圍就在伊豆半島到小笠原群島間的太平洋海域，以及部份東海海域，面積達到34萬平方公里。仔細核對地圖，探勘範圍竟涵蓋釣魚台東北部海域，顯然日本政府企圖以國際法上的「先佔原則」，透過探勘及

日本探勘釣魚台礦產，中日主權爭議白熱化

資源開採，在有爭議的海域上建設硬體以製造主權「事實」。這是一種有計畫、有系統及有步驟地資源掠奪，更是一種對釣魚台的主權及周邊等利益進行「蠶食鯨吞」的主權侵犯。

由於日本領海和專屬經濟海域面積位居全球第六，此次計畫探勘的海底熱水礦床蘊藏金、銅、鋅等稀有金屬，其經濟價值又比天然氣還要高；加上先前中、日就曾因東海油田問題鬧得不愉快，這一次又因為釣魚台主權再度積上。觀察家認為，假使日方真的在釣魚台海域進行探勘或採礦，勢將觸動敏感神經，將使中、日、台三方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情

勢。

近日常來，大陸軍方除刻意地將海軍艦艇開拔至「沖之鳥」島礁宣示其「公海主張」之外，更在回程時有計畫地繞行釣魚台近海，還一度造成與日本軍艦對峙的緊張態勢。大陸軍方的舉動絕非無的放矢，不但是對日方資源開發計畫的正式回應，也是一種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的政治宣示，倘若日方一味的冒險挑釁，勢將升高東亞地區戰略對峙的危機，也將會對日本島內閣倡導的東亞經濟一體化政策路線帶來致命的打擊。



來台北館可參觀由侯導掌鏡的虛擬台北1013D劇院

世博的另一個野心，就是要貫穿浦西跟浦東，讓兩個上海能進行對話(圖 明鏡)

主場館



城市從上海世博突圍

黃浦江沿岸5.28平方公里的地塊上，上演的不僅僅是文明的融合、國家的舞會，更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將世博園區放在城市中心，是世博會史上的「冒天下之大不韙」，而這源於一次美麗的意外。

「跑題」的美麗意外

循著歷屆世博會的選址邏輯，上海市第一眼相中的是「黃樓地區」，它在城市外環的右下角，介於浦東機場和虹橋機場中間，一塊荒蕪的開闢地。1999年，上海舉辦了一屆夏令營，6組來自歐洲大學的建築規劃專業學生，選擇上海來做他們2000年度的設計競賽，題目是：世博會規劃方案，地點：黃樓。

一個滿臉雀斑的義大利女孩令時任評委的中科院院士鄧時齡印象深刻，「她和她的小組跑題了，放棄了黃樓，而選擇了黃浦江。」因為跑題，這組設計得到了一個「特別獎」，而這意外也讓上海的注意力增加了新的選項。

但黃浦江邊，哪裡能找到這麼大的會址？沿江封閉的工業設施是第一個棘手難題：工業區厚厚的煤塵能吹到數公里之外的人民廣場上空，而被選定為世博會址的5.28平方公里，正盤踞著上百家傳統的重化工企業。有「中國民族工業搖籃」之稱的江南造船廠直到2008年才遷往長興島，在這之前，儘管搬遷傳聞種種，但拆遷總是繞船廠而行。工廠和城市之間日益加深的矛盾，一度是上海最為敏感的話題。

貫穿上海軸線野心

世博背後，其實蘊藏著上海更大的野心。在總規劃師吳志強看來，上海歷來就是兩個上海，一個是以人民廣場為中心的「西上海」，一個是以陸家嘴延申段和世紀大道為中心的「東上海」，黃浦江則天然地將兩個中心區隔開來。吳志強一直在尋找縫合兩個上海的機會，世博正是這樣的機會。

「世博會曾讓巴黎的左岸和原市中心對上了話，上海世博會也將發展出黃浦江世博地區與人民廣場地區的軸線呼應。」而這樣的野心，只有在盛會散後，圍欄拆除，才會真正一顯呼聲。

告別過去的決心

世博園區以盛會為契機，對傳統工業地塊進行騰籠換鳥，必將深遠地裨益著上海的未來。另一層更深的歷史隱喻或在於，早期世博會鼎盛之時，中國要麼貧窮，要麼正受到蹂躪，而今天的上海世博園與對岸外灘的殖民時代建築形成了鮮明對比，昭示的是何等的滄海桑田和告別決心。

21世紀的上海迫切需要與之媲美的新名片，黃浦江告別的不僅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屈辱與輝煌，還需要與五六十年代的粗放的民族工業告別，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傳統製造業為核心的產業結構告別。

棄拆變留的冒險旅程

那5.28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廠房、船塢和高高聳立的煙囪，怎麼辦？吳志強作為總規劃師選擇了大膽地堅持，對歷史遺產進行「保留」改造。這幾乎等同於一場精細的外科手術，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熟悉的「拆」字，在上海世博園區內卻醒目地變成了「留」字，成為中國城市拆遷改造中難得一見的景觀。

最終的資料是，世博園區內超過30萬平方公里的老建築得以保留，25%的場館均由工業遺產改建，少拆遷近10,000戶家庭，這在世博會150年的歷史上還屬第一次。位於原江南造船廠的一座小飛機倉庫，被改建為濱江咖啡館，成為黃浦江西岸一個新地標；盧浦大橋下面的上鋼三廠特鋼車間被改造成了寶鋼大舞臺，成為世博會期間的主要活動場所；而昔日南市發電廠那根黑煙滾滾的煙囪，也被改造成了一個碩大的溫度計。

對既有體制與慣性的突圍

相較於世博園區的後續規劃利用、場館建設的拆留考慮等宏大層面，園區內綠色技術革命則更具普遍指導意義。世博園區太陽能發電能力將達到5兆瓦，成為目前大陸城市市區太陽能集中應用規模最大的區域，其中，主題館屋面鋪設的3萬平方公尺太陽能板，是大陸最大的單體面積太陽能屋面。

照明主體採用半導體照明(LED)技術、飛碟狀的世博演藝中心採用「江水源冷卻系統」、「氣動垃圾回收系統」、「空調凝結水與屋面雨水收集系統」等等環保技術。這些城市建設中的技術革命，並不僅限於技術本身的顛覆，而是對既有體制和慣性的突圍。中國城市街道開膛破肚的惡性循環將在世博園區被「根治」，如果能將世博園區的先進理念和技術運用到中國的城市建設中，那麼世博會的革命才算是真正的成功。

(節錄自〈南方周末〉2010年05月06日)



景美女中樂儀隊在上海世博的台北館開幕式上擔綱演出(中評社 趙家麟攝)



世博台北館美女如雲 甜美笑容 見證美好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上海世博會台北館盛大開幕，台北景美女中120多位訓練有素的樂儀隊、旗隊擔綱表演，精彩操演吸引大批遊客，把台北館外擠得水泄不通。台北館內、由大陸各地甄選出來的微笑天使，甜美的笑容、禮貌周到，為台北館提供最佳的服務。

我一見你就笑

大陸媒體新華社以「很生態、很智慧，一見到就想微笑」為台北館下註腳。進入台北館一樓等待區，迎接遊客的就是一段充滿「笑聲」和「笑臉」的歡迎短片。短片中，台北城市剪影、台北市民的笑臉以及台北市長郝龍斌與小朋友發自內心的微笑，無不展現撲面而來「微笑的力量」。其間，改編自鄧麗君經典老歌「一見你就笑」的宣傳短片，更讓很多遊客備感溫暖、親切，不由自主地跟著旋律一起哼唱。

科技·生態·友善的台北

在旋律伴隨下，參觀者走進台北館，在一部虛擬的台北101大樓快速電梯引導下來到3D劇院，由國際知名導演侯孝賢掌鏡，以「台北·生活·微笑」為主題，展示台北豐富的生活內涵，帶領參觀者造訪台北的特色景點。

除了在未來劇院用舞動虛擬的影像展現無線寬頻及資源循環永續社會的理念，台北館還在互動體驗區，讓參觀者真實感受到科技、環保的溫情力量。當參觀者觸摸這些互動式螢幕，上頭首先呈現渾濁的淡水河，而當參觀者不斷地點擊螢幕時，河水不斷地變清，魚兒漸漸出現，在水裡游來游去，寓意著當每一個參觀者為環保出一份力時，就可以感受到世界在你的溫情中，生活會變得更美好。

城市讓生活變得更美好

「科技不再是冷冰冰的一項產物，而是一項熱情友善的工具。」台北市長郝龍斌在介紹台北館時說。一名上海市民就說，沒想到台北無論是環保還是網路技術，都走在世界前列了，他很想實地體驗台北的綠色、生態、智慧還有微笑。

未來的184天，幾乎是萬中選一的「微笑大使」，將用親切的笑容和專業的講解，對待每位進入台北館的來賓，讓更多人認識台北、見到台北市最美的一面。



作者—賀怡然

東學西讀

還給台灣一個真實的大陸

文／賀怡然(延安大學交換生)

來台交流學習的時間已悉數過半，當剩下整五十天的日子過後，我無法估量還要相隔多久才能再次踏上這方土地。淺淺的一灣海峽，蒸騰著成分太過複雜的迷離霧氣，迷蒙了兩岸同胞的眼睛。我們相互憑藉道聽塗說來的所謂「真相」，揣摩、猜測、想像著對岸人們的生活、性格、追求，最終於不知不覺中你我都被想像得「奇異」化了。所以難免有台灣同胞這樣問我：「你們廁所馬桶有沖水嗎？」「你們的言談舉止有被監聽監視嗎？」「你們會在超市購物嗎？」「自助餐你們有嗎？」等等。

台灣有的，大陸都有

說實話，每當我聽到這種問題時就覺得又好笑又好氣，其實用一句話就可以回答所有的疑問：「台灣有的東西，大陸都有；台灣沒有的東西，包括好的、壞的，大陸也有。」但是令我不解的是，大陸人對台灣的普遍印象都是文明、美麗、優質的，甚至想像中的台灣比實際的台灣還要好很多倍，但是台灣同胞對大陸的印象為什麼常是髒亂、野蠻、粗俗，用少數的「典型」以偏概全。從台灣民眾日常資訊來源最主要的電視媒體來說，據我觀察，報導大陸正常狀態的新聞並不多，多些是「怪異事件」，而且很多介紹大陸文化生活的片子都是20多年前拍的，裏面呈現出的人們生活狀態讓我看起來都覺得很陌生。所以，在用一句「台灣是明艷動人、溫柔如水、創新時尚、微笑禮讓、精緻綜合的好地方」來表達我對台灣的初淺認識後，我覺得最緊迫、最有必要的是應該還台灣民眾一個真實的大陸。

黃土高坡的現代化城市

我家在陝西省西安市，也就是大唐帝國之都長安，現在它屬於西部、國家二級大城市，雖然經濟水平和上海北京還相差很遠，但文化教育方面在全國前列。我的大學在陝西省延安市，延安是革命老區，屬於國家三級小城市，由於地處黃土高原的山溝裏，所以經濟文化綜合水平較落後，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沖水馬桶、沒有自助餐、沒有超市、享受不到世界名牌、騎駱駝上學...

以我個人的居家生活來說，我家是帶電梯的板式小高層，大小約100多平米(約30多坪)，在城市最佳地段上，位於父母工作單位的家屬院。房費加上裝修費約100萬新台幣，而且工作單補助三分之一，水電費、物業費都有福利。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費約150元新台幣，各種現代化的家用電器(包括高級多功能智慧型衛浴房)一應俱全；日常購物的交

通方式方面，更與台北無異。餐飲方面我家也比較注重養生，早餐營養，中餐豐盛，晚餐清淡，油炸速食及西餐較少。體育鍛鍊方式也很多，跑步、游泳、瑜珈、太極拳、跆拳道，每週至少3次。

升學考、才藝班和F4

我爸媽在國營企業裏工作，屬於收入水平中等的工薪階層，我就是「傳說中的」獨生子女，但是絕對不是嬌生慣養出的千金，父母從小教育我要獨立堅強。我也像台灣的小孩一樣，三、四歲時就必須一個人在家等爸媽晚上加班回來，五歲半開始到西安音樂學院學習二胡，七歲半開始進入游泳隊訓練，十歲起學習英語，小學中學幾乎沒有週休，因為要上琴課、英語課、作文課、奧林匹克數學課等。

初中一年級(2001年左右)我的同學們開始與臺灣同步風靡周杰倫、孫燕姿、F4。大陸學生也與台灣學生一樣，必經中考和高考兩個升學考試門檻，因為一年只有一次機會，大家都想擠進重點學校，所以國小國中時期，從學生、家長，到老師、學校，都想盡辦法為學生拼高分。2000年左右大陸進行過教育改革，主張為學生減少課業升學負擔，但由於社會競爭激烈，無法實際變更錄取制度，所以「減負」只留於形式。2007年左右大陸再次進行教育制度改革，使得學生有自主選修科目的權利。

少了一點包裝、多一些質量

說到大陸的民主，其實在不斷的進步當中，幾乎關乎民生的所有問題，政府都在廣泛聽取民意並結合國情的考慮後，推出較為周到的政策，所以絕大多數老百姓的日子都過得很省心，因為大家都能理解，這麼大的國家要想治理的井井有條，絕非易事，況且大陸近幾年在幾代政府領導下，政、經、文、衛各個方面都在突飛猛進，所以我和家人也都贊成開明的效率治理。畢竟十三億人口，多民族組成的大國，外有西方虎視，社會只能在有秩序的條件下，經濟才能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才能與日俱增。

生活起居方面，可以說作為一個中層老百姓，我家的生活和台北居民的生活沒有什麼差距，只是涉及到公共硬體設施和公共環境方面，西安還需要三年到五年後才能達到台北水平。但是大陸是否會因經濟文化飛騰將此時間差繼續縮短，那還是有希望的。值得強調的是，臺灣的生活精緻多體現在包裝上，但大陸由於物產豐富，百姓在付出同等生活成本的前提下，會享受到遠高於臺灣的

優質生活。比如臺灣的普通水果一顆約10元新台幣，兌換成人民幣約2元，這個價錢在大陸就能買到頂級優質的同類水果。

當然，由於臺灣對進口商品課稅較少，所以在進口名牌普及率上遠高於大陸，但這並不意味著大陸封閉，更不意味著大陸不時尚，時尚名牌的消費也是大陸百姓生活不可缺少的一環。

我們都有權選擇更好的未來

藉由我個人的生活點滴與生命經驗，希望能提供台灣的民眾看到一個最自然與真實的大陸。其實無論兩岸的意識形態有多大的不同，我們都有權利選擇能讓現在過得好，未來也能過得更好的制度與環境。我想，這也就是我們的共同之處。

2010.5.14寫於臺灣世新大學



在台北過元宵節



太平洋



文／高鶯(延安大學交換生)

小時候，我對那「高山青、碧水藍」的台灣僅限於書本中得來的有限知識、傳唱中形成的粗淺印象，終於，有幸作為大陸學生到台灣交流學習。在這三個月的時間裏，我置身於台灣人的生活中，三個月的時間很長，長到足以將我們融化進台灣的點點滴滴；三個月的時間又很短，短到可以比擬一個午後的夢，我們沒有來得及回想夢裏的美好就已醒來。

而今，我想站在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以一個北方學生的瞭解，用自己真誠的文字來溫習這段記憶。

像遇到愛情般的愛上台北

乾淨的馬路、有序的交通、小巧的機車、有特色的建築、亮麗的招牌、舒緩的步伐、可愛的孩童.....這些意象，都讓人感覺到一個城市的成熟：閒適、陽光而不失活力。臺北，這座讓我像遇到愛情一樣愛上的城市，故宮博物院、西門町、士林官邸、中正紀念堂、國父紀念堂、總統府、夜市、陽明山、忠孝東路、台大、24小時營業的誠品，還有那些濃縮著中華文化，藏著台北故事的小街小巷，總是不斷地帶給我驚喜。

桃花源般的小鎮夕照

相比之下，台灣的小鎮更是陶潛筆下的桃花源。從最北的淡水到最南的恆春，兩個不同感覺的小鎮卻有異曲同工之意味。淡水古鎮的浪漫，恆春古城的滄桑；淡江高中建築中的西方古典藝術，白沙灣上跨海愛情的偉大；傍晚，在漁人碼頭欣賞夕照，或是在恆春西海岸看日落，這真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我將這所有的一切都記刻在相機裏。當然，也記刻在心裏。

儘是繁華落盡後的真醇

如詩如畫的風光，勤勞好客的人民，繁榮現代化的都市，田園牧歌般的鄉村，經濟發展的現代化，台灣，我不知道該如何用字彙來形容你，只知當夢醒時，腦子裏儘是繁華落盡後的真醇。



西安城內時興的塗鴉



住家內客廳

溫州人是「中國的猶太人」。溫州有700萬人，流往全國以及海外的，有200多萬人。



溫州「炒房團」名震天下，繼之還有「炒金團」、「炒煤團」、「炒藥團」、「炒蒜團」……，也引來一些爭議。



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溫州人。溫州資本從大家都看不見的幾分錢，累積到現在人人矚目結舌的上萬個億。

據新聞報導，六月份，溫州商人將帶著50億人民幣資金，準備進軍台灣金融界。這次由22人組成的溫州團，主要赴台洽談參股銀行事宜，據說已鎖定台灣兩家銀行，三信商業銀行和大眾銀行。

炒名震天下看準台灣

根據溫州官方公佈的數據，溫州民間資本高達6,000億人民幣，固定資產高達1.2萬億。目前溫州的銀行存款已達到5,500億，達到歷史最高水準。溫州資本的流向，向來備受關注。溫州「炒房團」名震天下，早不是什麼新鮮事，繼之還有「炒金團」、「炒煤團」、「炒藥團」、「炒蒜團」……。溫州商人緊跟市場需求走，緊缺什麼就迅速投資什麼，讓資本在不斷流動中實現快速增值。

然而，近兩年，溫州資本在掘金之路上屢屢受挫。據媒體報導，在俄羅斯打擊「灰色清關」（中俄之間一種不正規的貨物通關模式）行動中，溫州商人損失達70億至80億人民幣；杜拜危機中，溫州資金縮水30億元；而山西煤炭生產企業重組方案中，500億元溫商投資陷入泥潭；大陸中央對房市調控措施的出台，又

使得炒房之路遭遇寒冬。

被新聞媒體稱之為溫州商人「資本突圍」的台灣行，姑且不論最終是否能成功，都已經顯示出溫州商人看好兩岸金融合作前景，搶攻台灣金融市場的雄心。

從幾分錢累積到上萬個億

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溫州人。溫州資本從大家都看不見的幾分錢，累積到現在人人矚目結舌的上萬個億。幾乎沒有人會質疑溫州人天生的生意腦袋，「從前聽人傳聞溫州人的頭髮是空的，裡面裝的全是點子，現在又說溫州人的頭髮是天線，接收的全是信息。」這些說法都是用來突顯溫州人敏銳的商業觸覺。

和同樣會做生意的廣東人、寧波人，甚至是上海人相比，溫州人的生意經是從小處著手，鈕扣、小飾品、小玩具、打火機，其它地方看不上的、懶得賺的「小錢」，溫州人都做；「溫州小老闆」，溫州人辦企業也同樣從小處著手，不像北京人、廣東人追求大氣派、大產品。在溫州人眼裡，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能否賺錢才是最要緊的，正為因如此，溫州人四處闖蕩，占據了外地人不屑一顧的商業領域，「估估吃三碗公」地富了起來。

就是這些在外人眼裡看來無法成就大事業、不屑去做的小生意，卻成了動輒佔據全國半壁江山、乃至全球重要份額的大買賣。以打火機為例，溫州生產的金屬外殼打火機年產量達到五、六億隻，年銷售額為20多億人民幣，佔有大陸市場的95%、世界市場的80%，數據表明溫州已成為世界打火機的生产基地。

溫州模式從小著手

在溫州，你可以看到這樣一家佔地不足20平方米、店裡擺滿了各種打火機零配件的小店，這家店主要生产打火機裡的一種零件——銷釘，用以連接打火機的上、下部。一隻普通的打火機需要一百多種零配件，而銷釘是其中最廉價的。一萬隻銷釘的價格是七塊錢人民幣，一隻等於只有七毫錢，其利潤之低已經可想而知。然而，就是這個不起眼的小店給溫州二百多家打火機整機生產企業提供配件。這家小店一天可以生產一百萬隻銷釘，扣除材料、工錢、房租等各種開銷，一隻銷釘的利潤是0.5毫，店裡其它的螺絲、彈簧、橡皮圈等30多種零配件，平均利潤率也都只在1%到2%左右。

從0.5毫到20多億，溫州人的生意就是這麼一點一滴做起來的，要不是親眼所見，實在難以想像。從這麼一個小小的打火機，就能充分區別出溫州人和其它地方生意人的不同，他們務實肯幹，只要有那麼一點點蠅頭小利，溫州人都會不遺餘力地去做，不好高騖遠，不好大喜功。溫州人的生意經在於「滴水穿石、聚沙成塔」。

溫州人的另一個特點是臉皮厚、韌性強，他們不怕碰壁，也不怕遭人白眼。他們始終只有一個念頭，就是不管你怎麼看我，我就是想賺你的錢。「跑了千山萬水，說了千言萬語，歷盡千辛萬苦，想出千方百計，採購千萬噸原料，推銷千萬種產品，簽訂千萬張合同，組織千萬家生產，傳遞千萬種信息，開闢千萬條財路，引出千萬種發明，造就千萬個人。」溫州人就像勤勞的蜜蜂一樣，闖遍天下，以其堅強的韌性，敏銳的商業觸覺，不計利小而為，從而創造了溫州商人的奇蹟。

走遍天下搶占市場

溫州人是「中國的猶太人」。溫州有700萬人，流往全國以及海外的，有200多萬人。北京、上海有溫州村，就連遠在天邊的拉薩，也有一條以裁縫鋪為主的「溫州街」。溫州人不只足跡遍及全國各地，美國、巴西、日本、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荷蘭等國，都有溫州商人。在巴黎也有「溫州街」，在巴黎的13區和14區，住著的都是溫州人，聽到的都是溫州方言，甚至警察也得說溫州話，溫州人達到8萬人之多。

溫州人走遍天下，不會放棄一點可以賺錢的機會。2003年3月開打的美伊戰爭，發展一個多月後慢慢進入尾聲，新聞的焦點也逐漸轉為戰後伊拉克的重建問題。4月中旬，就已有溫州商人將產品運抵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等城市，為搶占戰後重建的商機提前佈點。

溫州的東方打火機廠，在戰爭開打後的一個星期就跑到北京，與伊拉克使館的商務參贊聯絡和溝通。該公司的負責人說：戰爭帶給伊拉克的損失肯定是很大的，而且我們知道伊拉克被美國封鎖以後，很少有資源進去，所以想先跟伊拉克的官員溝通一下，看看他們有什麼想法，我們想抓住這個商機。

另一家95%以上的產品都是外銷的東藝鞋業，對面伊拉克的戰後重建問題，更是早把出口到中東地區的鞋子提前設計出來。該公司總經理介紹說：我們對伊拉克在重建過程中的需求做了很多設想，展示廳裏琳瑯滿目的這些鞋子就是為伊拉克的消費者設計的，由於中東地區氣候炎熱乾燥，加上夏季來臨，所以我們開發的鞋子大多以沙灘鞋、涼拖鞋為主，這些鞋子的特點是花色品種比較多，而且色澤鮮艷，色差較大，非常適合伊拉克、中東地區的消費者的需求。

或許人們會認為為戰爭爭財，在道德上有些不義，更何況還是這種侵略戰爭。但溫州人不管這些，他們的眼睛只盯住市場。哪裡有市場，就往哪裡奔，最快的還是溫州人。

富士康的摩登時代

從自殺事件看大陸農民工困境

文/羅加鈴(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所博士生)

「在富士康觀摩園區的插針機流水線，人幾乎被機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慶說：就站在機器前，『罰站』8小時（一個班8小時），一直工作。站著的時候，有個東西掉了彎腰去撿，恨不得一直有東西掉，一直不用站起來。要是可以躺一分鐘，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如果你曾看過卓別林(Chaplin)的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對南方週末報這段關於富士康工廠的描述就不會太陌生。許多國家(尤其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現場，資本家為了追求高產量、高利潤，工廠的機器常常不晝夜的運轉，輪班的工人們無論多麼的疲累，都必須努力地配合機器轉動，因為稍有閃失，除了自身受傷外，勞動節奏會被打亂，整個生產流程會受影響，還會進而受到處分。

工人一旦站上生產線，往往只被視為機器的零件之一，不再作為「人」被對待。以假工人身分潛入富士康深圳廠，進行勞工連續自殺原委調查的南方週末報記者，在親身體驗代工廠的生活後，心有戚戚焉地描述：「凌晨四點，我上完廁所，側耳貼在車間走廊的牆壁上，聽到機器的隆隆聲從四面傳來，頻率穩定不息，那是這個工廠的心跳。工人們每天就在這種固有頻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飯，我此刻明白了為什麼我在沒有人催促的情況下會在工廠的路上走得那麼快，會在食堂裏吃得那麼急，雖然並不舒服。你就像每個零件一樣，進入了這條流水線，順從於那節奏，隸屬於那凌晨四點的心跳，無法逃逸。」

「和機器打交道」，接二連三發生工人自殺的富士康工廠，以規模來說，是全球名列前茅的代工廠，光是深圳廠區就有四十幾萬名員工(其中85%以上為八零後的年輕族群)，許多人甚至戲稱此為富士康「小縣城」。

這裡的工人們在工作中禁止攀談，工廠處處貼著標語規範工人的行為，嚴格的勞動紀律迫使工人們僅能和機器打交道；每當勞動過後，疲憊的身心又讓人無力(心)交流，工人之間在缺乏時間與空間的聯繫下，彼此生疏到連同寢室友的名字都不熟悉，因此當一連串的跳樓自殺事件發生後，死亡似乎僅是「他者」的事情。

短短四個月，十二起跳樓自殺事件，媒體陸續披露工人們對富士康的不滿，舉凡工作過於繁重、勞動條件苛刻、薪資與付出不成比例等等，卻絲毫沒有撼動富士康的營運。自殺事件發生後，工廠的招工量依舊龐大，應徵單位還是被待工者擠得水洩不通，維持秩序的間隔繩索經常需要拉至二十米外的馬路邊，蜂擁而至的年輕應徵者，依然滿心期待可以被吸納進這

個近來被輿論定名的「血汗工廠」。

農民工還是趨之若鶩

根據東方早報的報導：「農民工們喜歡到富士康工作的原因，在於可以準時領取工資，可以享有相較其他工廠優厚的福利。」我們不禁要問，曾幾何時準時發放工資竟成為資本家的恩給？難道這不是工人應得的報償？難道工人身心健康不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必須？為何工人竟為了本就應得的工資、應享的福利，在面對「十連跳自殺事件」的企業招工時，非但不顯抗拒，反倒趨之若鶩？

富士康若是農民工就業的首選，那麼就一定還有比其勞動條件更為低劣的工廠存在。令人唏噓的是，許多農民工為求生存只好屈就，其背後又隱藏著多少的結構性的問題！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陸續湧入城市以尋求更「好」的發展。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一旦離開農村，脫離生產資料(土地)的農民只能淪為都市的「無產者」，在底層勞動裡尋求出路。這些數以千萬計的現代化建設大軍，受限於城鄉二元化的戶籍制度，並無法享有城市居民與戶籍相依存的福利保障，從而蝸居、蟻族、非註冊的民工學校與非法醫療的現象頻生，都在在說明了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困境。不可否認地，市場經濟取向的發展，造就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蹟，卻也同時創造出貧富差距所衍生的不公不義，許多被吸納進城市的農民們，在被社會邊緣化的生存法則下，經常適應不良。

我做的，我買不起

過去的農民工，若在城市的際遇不順遂，還有回老家種田的後路可供選擇；現今新生代的農民工(八〇年代後出生者)則因受教育的機會增加，許多人在年幼時就脫離農業生產，缺乏農業技能的掌握，因此若城市生活不如預期，並無法像老一輩的打工者一樣回家吃自己。由於原鄉回不去，他鄉又無法融入，以致於產生身分認同的心理障礙，往往困擾著新生代的都市移民。

加諸，城市生活有太多不同的吸引力，各種商業廣告總讓年輕的農民工抵擋不住沒有某項流行產品就顯落伍的消費意識，只是問題在於，城市工作的勞動所得，很難滿足琳瑯滿目的消費需求。例如，富士康工廠的員工，每月連日加班後，扣除社會保險所得的工資約為1,600至1,700元人民幣(若不加班，每月僅有800元左右)，而自己生產的iPhone，每支卻要價超過2000元人民幣。试想，自己親手生產的東西，自己卻遠消費不起，這種不平衡的感覺，除了容易造成扭曲的價值觀，也易產生憤世忌

俗的情緒，從而反過來制約都市無產階級的行為模式，讓人更顯消極。

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縮影

市場經濟政策的奏效，創造了GDP每年以8%以上的速度穩定成長。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提升，讓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成為許多國家仿效的對象，卻也讓中國政府面臨了如何同時保有經濟較快速度成長與人民身心健康的巨大挑戰。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就認為：

「富士康所面臨的問題正是『轉型中國』問題的縮影，數十萬人口遷移，卻沒有相應的社會管理機制配套，戶籍制度、城鄉二元結構等障礙仍把外來打工者們遠遠地擋在了城市之外。富士康跳樓事件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面臨的一些迫切問題，外來打工者社會權益、生活權益的欠債已到了不得不還的時候。」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今日的中國，10%最窮困的人口，僅持有社會財富的1.8%；而10%最富裕者，卻佔有29.9%的社會財富。若以判斷一國之內收入是否分配公平的指標 - Gini指數 - 來看，其分配不程度已達0.4以上的警界線，顯示居民的收入差距極大。而連日來的多宗襲童案、自殺案，更說明富士康的事件不是唯一與偶然，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亦承認：「中國社會存在深層次矛盾，而且日趨尖銳化，社會矛盾的深化和存在不公平問題，是導致事件發生的根源。」也就是說，農民工的脫軌行為，除了工廠主難辭其咎外，政府更應將解決當前弱勢群體的民生和基本權益問題作為當務之急。



每平方公里擠上十幾萬人的富士康園區，工人與工人之間卻如星星一般疏離。圖為富士康員工在餐廳進餐的情況 南方週末記者 王軼庶攝

當工人只是被看作是機器的一個部份，被要求的當然就只有「紀律」



即將進入富士康就業的重慶黔江區農民工



賓茂國中壘球隊



賓茂國中 林敦清同學

泰武國小師生振臂



編按：3月16日，由一群影視和社會工作者成立的〈大我文創工作隊〉設立了〈我不只是一個人〉部落格(www.dawogroup.net)。這個部落格每兩周播出一支3分鐘短片，呈現八八災民面對困境的奮起之姿。影片真摯、動人，引起網友熱烈迴響，媒體相繼報導。本期文化版特予介紹。

八八風災之後，台灣人民文化協會的一群文化與社會工作者到災區訪查，從漢人社區到原住民部落，災區的慘烈，災民的苦難，在在令人動容。

這群工作者不斷問自己能做什麼？是啊，能做什麼？

這些日子，看到許多朋友，聽到許多故事，每每充滿豐饒的意義。

南投信義鄉東埔部落在風災過後一度交通斷絕，形同孤島，史亞山與布農族的鄉親們透過自組的勞動合作社，以換工的方式，你幫我、我幫你，在險惡的山谷採收他們的茶葉、高麗菜、番茄等農作物，他們不曾被風災打敗。

李懷錦先生召喚鄉親籌組重建關懷協會，為了高雄六龜的重生。李先生正思索著如何將自己的陶藝創作與社區重建結合起來，使之成為不只是自己的創作，還是鄉親們的集體創作。

董恆毅老師帶著台東台坂國小體操隊，日復一日操練，未來的比賽，他們仍將無役不與。他希望這些孩子們有機會成為國手、成為老師，日後跟他一樣返鄉任教，扶助更多更多的原住民小孩。隊員中有個八歲的李仁豪，即使練習時曾摔斷雙手，仍想繼續練習、繼續比賽。

查馬克老師帶著屏東泰武國小古謠傳唱隊，師生自助互助，查馬克告訴學生們，不只是我給你們力量，你們也要給我力量。學生中有個十二歲的朱瑤君，日日練唱當中，想的是及早回到重災區的山上陪伴Vuyu(阿嫫)。

楊寶全在屏東瑪家鄉開辦工藝班，教導族人學習皮雕技藝，他銳意創新，揉合時尚圖樣與排灣族的傳統圖騰，希望這些手工藝品

我不只是一個人

《大我文創》行動宣言

能夠在浩瀚市場中突圍而出，協助族人浴災重生。
董又璋老師每個周末帶著台東賓茂國中壘球隊練球，比賽不是目的，董老師只想讓這群孩子在集體協作的練習中，不再感到孤單。學生中有個十四歲的林敦清，土石流差點沖毀他家，他長大後想當醫生，除了因為Vuyu長了骨刺行走不便，還因為他想幫助更多人。
這些朋友，無分年齡、性別、族群，當個人面臨最黑暗的時刻，他們不退反進，從小

我投入大我並凝聚大我，撫慰了自己的傷痛也撫慰了別人的心。
小我因著自助而奮起，也因著互助，蔚為大我。
這是一種集體的力量。集體之中盡是多姿多姿的個體生命力。
不等天災在自己身上烙下永世印記，他們一個轉身便已經輕拂去，不留痕跡。
近年來，全球都在探尋所謂人類的普世價值、正面價值，驀然回首，我們卻不經意地發現，災區的人們正在為我們樹立正面價

值，而他們就在我身邊。
2008年五月川震之後，這群文化與社會工作者也曾數度訪查災區，也同樣看到許多朋友、聽到許多故事，展現出同樣可貴的情操與正面價值，同樣關乎自助、互助，也同樣關乎小我、大我。
川震之後來自台灣的熱烈捐助宛若排山倒海，如今的八八，來自大陸的關懷賑濟同樣源源不絕。時隔年餘，兩場天災毀了海峽兩岸多少家園，卻因著兩岸的互助而給了彼此力量。那是黑暗中的光，是酷暑中的暖色調，是關乎兩岸和平的正面價值。
那麼，你我，能做什麼？
這群文化與社會工作者多半曾經以志工身分投入九二一災後重建工作，他們深知，能做的事其實很多很多，但重點不在多寡，而在永續。它既須闡揚心靈的正面價值，也須建立生活的物質基礎。
災區之行，既是這群志願工作者的學習之旅，也是實踐之旅。他們決定盡一點微薄之力組成一支有執行力的工作隊，首先抓起攝影機拍下種種動人的人事，但影像只是起點卻非終點，它僅僅是一種媒介，旨在連結更多朋友，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來共同參與、共同推動一場互助運動。他們希望，或許吧，影像，以及種種形式的文創行動，可以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粘著劑。或許吧，它可以讓你的生命變得不一樣。
這個工作隊就叫《大我文創》。
集小我之力，創大我之福。
大我，不是我。而是你我，是手足，是兄弟姊妹，這才是大我。不必問大我是誰，因為你也是大我。大我只是個媒介，連結災與非災、連結兩岸、連結你我。
《大我文創》想做的事其實很艱鉅，但只要你參與，它可以變得很簡單——
《影像久久》久久，代表長長久久，代表

無限。它同時代表災與非災的互助、兩岸的互助、人類的互助是一條無盡的道路。
未來，《大我文創》將攝製各種影像作品。災區是起點，卻非終點。凡基層人民在艱困中展現奮起之姿，皆為作品的主角。這些作品將由《大我文創》與基層人民自助組織合製。框內影像指向框外無限的大千世界。指向人類應有的愛與自由、平等與正義。
《大我雲端市集》《大我文創》的種種影像作品只是起點，不是終點。它僅僅是一種媒介，旨在連結更多朋友，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來共同參與、共同推動一場互助運動。《大我雲端市集》即是落實互助運動的平台。
《大我》將以志工身分連結各地基層人民的自助、互助組織，協助這些組織以委員會的形式推動經驗交流、產品交流，《大我》不涉入任何金流物流，也不收取任何中間費用，主要提供他們的生產資訊予消費大眾，為生產者與消費者搭起一個直接交流與交易的平台。
《大我雲端市集》是個長程的永續工程，你，也可以成為大我，成為互助運動的參與者、雲端市集的建構者！
智利詩人聶魯達曾寫過這樣的詩句，體現了人類真正的普世價值，對《大我文創》而言，或許，它不只是情詩，還是一篇運動宣言——
但是我還將繼續活下去
因為你曾愛我勝過一切
永不變心
親愛的
因為你知道
我不只是一個人
而是所有的人

《影像久久》作品5號：〈六龜農民產銷班〉 文／黃志翔(大我文創執行長)

高雄縣六龜鄉的農民，災後組了一個有機農業產銷班，產銷班成員有二十人，從三十幾歲到六十幾歲，年紀都不小了，居然又回到教室上課，在王坤煌班長的帶領下，從有機農作到農產加工，他們不斷學習、研發、交換經驗、切磋技藝，他們一向是各自耕作的小農，有各自的經驗，對未來也有各自的想像，以有機農作而言，有人想種蓮霧，有人想種芒果、苦瓜、水蜜桃……等等。
宋建華先生只有三分地，他的農地緊臨荖濃溪畔，八八災後河岸掏空，差點波及他的農地，如今，往河床遠眺，他的農地就在斷崖邊。宋大哥的三分地都種蓮霧，也搞嫁接，嚐試著研發出新的蓮霧品種，樂此不疲。他也想嚐試有機耕作，但宋大哥說，根據有機農業的生產經驗，平均一分地就得花上三、四十萬，而且得經過三至五年的土地復育才通過驗證，對他而言成本太高，成本高就是風險高，他難以負荷。

有機路迢迢，農產加工尋出路
對於許多像宋大哥這樣的小農而言，有機農業的確是一條遙不可及的路，未來能否成功，沒人能夠保證。阿坤班長也明白這些農友的心情，他不斷找人來上課、不斷在絕境中尋求生路，後來，在旗美社區大學的協助下，他們開

辦了新課程，進行農產加工的學習和實作。對產銷班的農友而言，有機路迢迢，農產加工則不失為過渡時期的一條出路。
台灣的一般農家，對所謂的「農產加工」，其實一點都不陌生。常見的菜脯、鹹蛋、高麗菜乾、辣椒醋、甚至肉粽、年糕，本來就是傳統農家嫺熟的農產加工技藝，只是，以前一向做來自己享用或分送親友，鮮少拿來交易，對於口感或外表未必那麼重視，如今要把它們做成商品，這又是另一回事了。作為商品用的農產加工品，得注重食品安全衛生、得重視消費者的口感習慣、得留意包裝與行銷，一旦上網到這些細節事務，農友們簡直一個頭兩個大。但，既然事關生存，他們只能硬著頭皮進行到底，只見他們上課時不斷抄筆記，偶爾私下交談溝通心得，他們無非想從專家或老師那兒學得較為科學的經驗，讓嚐試錯誤的歷程縮得越短越好。

銷售平台取代共同品牌
產銷班的農友們，有人想做酵素，有人想做梅醋、梅酒、檸檬酒……等等，因著不同的想像，就有不同的歧見，他們如何克服這些歧見才能讓產銷班繼續走下去呢？經過耗時且反覆的磨合、討論，他們們暫時找到一個共

識，他們打算成立一個共同的銷售平台，而不是成立一個共同品牌——每個農友可以生產各自的加工品，藉由建立生產履歷來各創小品牌，各自擁有不同的產品風味、並為各自的產品負責，阿坤班長則負責為產銷班建立共同的銷售平台，為農友們設計標籤與包裝，把農友們的產品銷售出去。
四月底，大我文創的攝製組回到六龜拍攝時，農友們已有各自不同的實作心得。這群熱情的農友總會塞個幾瓶或幾包他們的產品給我們，叫我們帶回台北讓其他的夥伴嚐嚐，琳瑯滿目的各種農產加工產品，我們嚐來總是份外清香，只因我們知道，這每一樣，不僅是這群大哥大姐們的求生之藝，還是他們一生的血汗與生命。台灣現有的政經體制無法償還給農民的公道，六龜農友們正用自己的雙手點點滴滴的掙回來。
產銷班農友們研製中的各種農產加工品，似乎都有個類似的時程——約莫都要半年後才能小試身手、賣賣看。於是，我們動了個小小的念，如果條件許可的話，半年後，約莫是秋天的十月吧，大我文創或許可以與產銷班合辦個小小的試賣會，六龜一場、台北一場。
朋友們，你可願意和六龜的農友們來個十月之約？

《大我雲端市集》系列之2：〈史亞山的有機春茶〉 文／黃新高(大我文創製片／編導)

史亞山，布農族人，深深的輪廓，高大挺拔。他既是農民、粗工、救難隊員，也是個素人歌手。他是飛魚雲豹音樂團的一員，歌聲以沙啞渾厚著稱。
史亞山、伍美珠夫婦，和伍木松、伍萬壽，以及伍治中、林美秀夫婦，出過《林班》音樂專輯，反映布農族的勞動與生命觀，歌聲素樸動人。
亞山住在南投信義鄉東埔一鄰，望望玉山北峰。他的茶園位於沙里仙險峻的陡坡上，如今，他種植的有機春茶正要採收……
那天是4月26日。
前一晚，攝製組來到東埔，看見亞山擠出一絲勉強的笑容，我們心裡也跟著沉甸甸的。只因，連日來陰雨綿綿，要是這場雨停不下來，我們白跑一趟不打緊，只怕亞山夫婦這大半年來的心血就要大打折扣：
「下雨，就不能採收，可是再不採，茶菁會過熟，品質不好！」亞山說。
我不懂茶，但看得出他們夫妻倆的憂心。

斤的茶菁，但烘製成茶葉後，只剩兩百來斤。而且，夏茶品質較差，通常直接埋掉、不採收，這麼算下來，夫妻倆一年的收益實在不多。種茶很費工，施肥、除草、採收，樣樣都得靠人工，沒辦法用機器取代。尤其亞山種的是有機茶，不能用除草劑，所以他經常在那七分地裡除草，讓手上的繭越積越厚。既然這麼辛苦，幹麻堅持種有機？我記得亞山的回答是：「我想讓大家喝茶喝得安心！」
食品安全，從一個只有七分地的茶農口中說出來，格外叫人感觸。但我們這行人什麼忙也幫不上，只能望著夜空，期盼這場雨趕緊打住，別再下了！……
未料，隔天清晨起床時，太陽竟真的露了臉！不只我們為亞山感到慶幸，環繞東埔的群山，似乎也笑了！

依稀聞到淡淡的茶香
我們一行人趕到沙裡仙時，茶工們早已忙活起來。美珠也在茶園裡，跟其他茶工一樣全身包裹得像個「藏鏡人」，我一時沒認出來。不過我更好奇的是她食指上纏繞的那片利刃。據說，那是跟平地的採茶工學來的。刀鋒銳利，偶爾會割傷自己的手，可多了那片利刃，採茶的速度足足快了兩倍——這就是勞動者厲害的地方，不能用機器取代，就讓自己變成機器！？

採茶費工，製茶更繁瑣。亞山把茶園的工作交給美珠負責，自己在茶廠裡製作一批批被送進來的茶菁。我們跟拍到茶廠時，才終於明白亞山為何這麼在意天氣——日光萎凋，製茶的第一個步驟，少了陽光，萎凋的品質將更難掌控。
雖然有陽光，亞山跟製茶師傅還是得不斷翻動茶菁，讓它們發酵得更均勻。後續繁雜的工序就更別提了：室內萎凋、攪拌、浪菁、靜置、揉捻、初乾……每個步驟都必須在時間內完成，不能拖延。從26日清晨忙到隔天凌晨一點，拍攝組早已累翻呼呼大睡，亞山夫婦卻仍熬夜趕製茶菁。睡夢中，我們似依稀聞到茶廠裡飄出來的淡淡茶香……



亞山與鄰居木松，從互助中發展出堅定的友誼

日本部落民與新移民

文／李文吉

我的四姊二三十年前嫁到日本，也是移民，不太新的新移民。姊姊在高職畢業後幾年到大阪唸書，後來認識現在的夫婿，就在大阪旁的奈良縣「大和高田市」結婚生子定居下來。姊夫大四姊五歲，從事營建業，年輕時從九州搬到關西發展，事業應該做的不錯，因為姊夫家是佔地七十坪的兩樓透天屋子，在日本算是寬敞的。由於「大和高田」是部落民聚居的「同和地區」，至今我姊夫的戶籍還在九州沒有搬遷過來，因為他不想被誤會成是在事業、教育、婚姻等各方面受到日本社會歧視的部落民。

這裡說的「部落民」，可不是網路世界裡的部落格主人。「部落」也不是通常理解的原住民部落，日語裡的部落是「集落」的意思。

富裕背後的結構性歧視

對於部落民的禁忌和沒有事實根據的觀點造成了社會上持續的歧視和誤解。自19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年輕的部落民開始組織和抗議針對他們的平等待遇。多年來，許多消除差別待遇的運動被鼓勵以解決這個問題。

部落民的人數根據不同的來源有不同的數字。根據日本政府1993年調查報告，日本有4533個同和地區（被規劃來同化的部落

民社區），主要分佈於西日本，總共有298,385戶、892,751人。每個社區從少於5戶到多於1,000戶都有，平均為155戶。大約百分之三位於鄉村地區。

十六年前，媽媽飛到日本找我姊，我也第一次去日本。我因此第一次進到奈良縣的大和高田市，聽到官方為部落民設置的廉價同和住宅，聽到「差別婚姻」、「差別就業」等結構性歧視，看到中學生的同和教育參考書，對於富裕社會無法解放的黑暗，感到十分震驚。

同樣的新移民問題

今年再次陪八十幾歲的媽媽去日本看望我的四姊，她的三個小孩都已大學畢業，成家立業了。在她眼中，日本社會很現實很勢利，日本人歧視外國人，尤其是來自相對貧窮的東南亞和台灣與韓國的移民，還有嚴重的性別歧視。

「遇到事情，你就要比他們強勢大聲，就不會被他們吃死死的。」例如，剛搬到大和高田，習俗上都要跟鄰居送禮打招呼，很多日本人知道她是台灣人就會有意無意露出鄙視眼色，連看她開部休旅車都有閒話說。開車出個小事故，日本男人看她是女人開車，都會搖下窗子大罵。個性強悍的四姊的對策是，「如果我

沒錯，就會回罵，而且罵得比他們還大聲，還粗魯，硬是把他們嚇跑。」

日本多數男人習慣下班後到酒廊酒家喝酒，美其名為交際應酬，其實是虛張聲勢，向家人鄰居展示自己「生意做很大」，提高社經地位。我姊心知肚明姊夫的生意不用靠應酬，實在受不了三更半夜還要等候醉醺醺的丈夫，像多數日本苦命的妻子那樣。於是就闖入姊夫又去應酬的某家酒廊，對著一桌子姊夫的建築工人大吼：「要喝到我家喝，你們那點工錢夠你們天天在這裡揮霍啊！通通回家去！」把眾人大男人嚇得一哄而散，從此改過向善，常常到我姊家接受美食醇酒招待。

部落民：優先不錄用

日本古都奈良的平安京（城）外有很多被稱為「四腳庄」的部落，而「四腳」的由來應該是和以前的部落民從事屠宰豬牛羊有關。像大和高田市民幾乎都是部落民，鄰近的城鎮也有很多部落。雖然已經明令禁用穢多、非人等歧視語詞，但是對於部落民的歧視只是化明為暗，還普遍存在於教育、婚姻、就業與司法等問題。

我姊的三個小孩都送到遠離「大和高田」的私立中學和大學去唸書，小孩的戶籍現在都在大阪市內，不敢放在高田。因為怕孩子們碰到婚姻歧視，就業歧視等攔阻終生幸福的黑幕。因為小孩的教育和職業都成功順利也拉抬了我姊在社區內的地位，再沒人瞧不起她這個台灣媳婦。

在「大和高田」，很多家長反對子女和部落民通婚，論及嫁娶時，非部落民的父母會找偵探做身家調查，一旦發現屬實，從此斷絕往來。很多新人乾脆私奔到大城市去逃離撲天蓋地的歧視與壓迫。在就業方面，每年到了畢業生求職期，大公司會調查應徵者的戶籍與身分，如果是部落民，就會優先不錄用。

部落民與新移民的組合

1963年有一個著名的部落民歧視：「狹山事件」。部落民青年石川一雄被警方懷疑涉及某件殺人案件，在缺乏直接證據之下，一審法院根據筆跡比對就判石川一雄死刑，二審改判無期徒刑。石川被監禁至1994年才獲釋，出獄後他和日本政府打起平反官司。可見部落民歧視問題在日本人的內心深處是多巨大的陰影。

我姊熱心的幫我聯繫「大和高田」的部落民朋友讓我採訪，但是幾個部落民朋友聽到要正式採訪都紛紛退縮了，就像很多部落的住民看到外人進村都會躲進屋裡不敢見人。政府對於部落民有些社會救濟措施，像是以每個月一千多到一萬日圓的租金把國宅租給部落民，部落民可以申請免稅，念大學可申請二百萬圓的助學貸款等等。但是很多部落民還是娶不到老婆，而有東南亞移民嫁到部落裡，不管來自哪一國，適應能力強的，像是語言，相夫教子，就業創業等等，都逐漸受到本國人的尊重。只是隻身在美國的孤寂是相同的，就像幾十萬在台灣的東南亞新移民，或許我們可以將心比心更寬容的接納他們。

白牆綠瓦下的無形監獄

「大和高田」隔壁城市柏原有一個「水平社歷史館」。從該館的二樓陽台眺望柏原部落的住宅區：白牆綠瓦，兩樓別墅，特別的漂亮！由當地政府出資興建，以每戶五六十坪，房租一萬日圓，租給部落民，當然也可用三百萬日圓買下來。村子口的小溪正在施工，打算做成親水區；西邊的小公園種著繽紛的櫻花，公園邊小山上是翠綠的竹林，村子口雜貨店主人看到我們就走進店內。部落裡的部落民看到陌生人都會躲，不像一般店家會熱情的招呼。我們坐在公園邊的涼亭喝水歇腳，兩個可愛的小女孩玩著鞦韆，沒有躲我們。對於部落民的未來，或許這是個好徵兆吧。

即將返台的前兩天，到奈良平安京（城）參觀慶祝遷都奈良一千三百年的儀式與文物展覽。看著模仿長安城的朱雀大道與皇宮，想到移植自唐朝的日本封建制度與文官體制，竟然到了二十一世紀卻還維持著「土農工商穢多非人」的階級歧視。部落民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物質生活上獲得了全面的改善，但是來自於日本社會對他們的結構性歧視依舊存在，或許日本人該再派「高僧」到中國大陸學習階級解放吧。

版主:編輯室



法蘭克福書展(新華社記者羅歡歡攝)

以前，我頗喜歡書展，但是幾次下來，失望的經驗讓我後來卻步於參觀任何的書展。我想這或許是出自於我的誤解，以為能從書展中尋獲平常買不到的書籍，亦或者找到一些不那麼媚俗的出版社。

但是，到德國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又去了一趟書展，地點在法蘭克福。展場距離法蘭克福火車站不遠，出大門往左拐直走，步行大約10分鐘的路程。展場外豎立者大型的廣告看板，上頭書寫著熟悉的漢字，醒目的「主賓國：中國」的大立牌，隨處可見。由於本次法蘭克福書展的「中國因素」，彷彿就註定了一場從展場外到展場內，從平面媒體到電子媒體，從展期之初到結束，無止無盡的喧囂。

爭吵的原因大概圍繞在「德方邀請單位對中方的態度太過軟弱」、「中國邀請來的作家受到控制而不敢講真話」、「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打壓異議作家」等等。最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在面對「中國因素」這個問題上，德國左中右報紙的言論表現出極高的相似性，彷彿出自同一家報社，同一種聲音。當然，這一現象只是德國媒體一連串歇斯底里反華熱潮中的一個高峰，當反華被引為一種「時尚」之後，「中國因素」便失去了理性討論的空間，而其極端的行為則是假造跟中國有關的新聞，甚至是迫害為中國說話的媒體人。

書展期間，我的一位德國朋友恰巧在展場找了一個替大陸的出版社現場口譯的工作。由於她曾在北京學習中文一年，並且說了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口譯對她來說並不是太艱難的任



法蘭克福書展(新華社記者羅歡歡攝)

務。因此，我們在書展中不期而遇，她向我訴說了一件令她生氣但我卻覺得可笑的事情：一位德國記者向我的朋友大言不慚地批評中國的獨裁與恐怖，彷彿自己是個「中國通」，但是卻不曾去過中國，甚至還認為中國文化於文革時期已經消滅殆盡，所以他不願意學習任何跟中國有關的事物，更不用說是學中文。

我的朋友生氣的原因我能理解，她擔心他們德國人不去睜開眼睛實際的了解中國，卻像個小說家，天馬行空、想當然爾的編造中國印象。而我覺得可笑的原因，則在於我想起了慕尼黑一位默默無名的中學教師斯賓格勒那本近一世紀以前預言般的書：《西方的沒落》。我的意思是說，德國媒體甚至德國整個社會氣氛對中國的輕蔑與抵制，反映了歐洲那種陰沉而

焦慮的「沒落」情緒，同時把中國作為西方的「他者」，藉以突顯自己的優越性以挽救自身的文明。

這種「沒落」情緒與「他者」情緒，對於中國來說不再是熟悉不過了嗎，歷史的吊詭在於，兩百年前中國退出世界歷史舞台的中央位置，正是高傲的天朝始終把西方當作「他者」，坐井觀天甚至閉起眼睛不願意正視自身的「沒落」。如今一個古老卻又略顯稚氣的新中國，才剛剛脫去她童稚而踉蹌的步履，當然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時間和智慧來解決。但是，如果德國或者是西方社會還想用過去中國業已證明失敗的方法來尋找出路，那麼當年中國沒落的原因或許也終將成為西方沒落的原因。因此，我不禁莞爾一笑。



法蘭克福書展(新華社記者羅歡歡攝)

方遠 是普世價值，還是西式價值？

文／張方遠

4月11日《粹報》周年酒會上，夏潮聯合會的名譽會長陳明忠先生給了《粹報》一個建議，他認為應該談談什麼是「普世價值」。陳桑那天的談話一開始就說，「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本來就有意見」。他提到，「普世」就是普遍世界通用，但是非洲連年內戰與饑荒，人民要的是和平與麵包，而不是人權；台灣有很多父母失業，燒煤炭自殺，他們要的是工作與生活，也不是人權。所以人權雖是重要且理想的價值，但不是普世價值。陳桑說，人權是美國人硬加給其他國家的，美國自己也做不好人權的工作。

最近隨手翻閱九年一貫的社會科教材。無論

是小學的「社會」，還是中學的「公民」，總是強調「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我想起當年受的教育也是如此。是誰把民主、自由、人權定義為「普世價值」？而民主、自由、人權的內涵又是什麼？

少數人的民主

先來看看民主。常常可以聽到有人說「民主是台灣的驕傲」。確實，台灣在民主程序上是完備而成熟的，但民主精神與內涵卻是空洞的。台灣人誤以為選舉是民主的全部，反而讓政客有機可乘，以民主的名義亂開支票，目的是要討好所有「人民頭家」。公共建設變成鄉

樁，廣設大學導致畢業即失業。民主帶給台灣的氣氛是憤怒、仇恨、廝殺。藍綠透過族群操弄製造對立，政客要的是自己的利益，但終究是以民主為名。當年李登輝曾說過，他推行「民主化」的目的是要建構台灣認同與「本土化」。而政客一方面讚揚台灣的民主，一方面卻強調大陸的不民主，目的是要分斷兩岸，追求政治上的利益。所以台灣從西方移植來的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標與理想。

工業革命一百多年後，英國女性才擁有投票權；美國的黑人比白人晚了將近一百年才得到投票權。西式民主實質就是「少數人的民主」。英國統治香港150年，拒絕在香港實行民主；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到獨立之後才擁有自己的治理形式。西方人說民主在任何發展階段都是普世價值，回顧西方的民主史，民主不過是他們偽善的口號。

監控人民的自由

那麼自由又是如何。美國的「自由之家」，年年給其他國家的自由度打分數，儼然美國是自由的導師、自由的裁判。但是美國的自由又是如何？美國的《愛國者法案》賦予警方權力監聽人民的電話、監看e-mail，搜索通訊、醫療、財務等紀錄，原來這就是「自由」。當年民進黨行拆除中正紀念堂牌樓的「大中至

正」，掛上「自由廣場」。一名反對者靜坐在牌樓下，身邊圍滿了綠營的支持者，對他動粗、叫囂、口出惡言，孤獨的反對者不發一語，只用食指指了他頭上的牌樓。「自由廣場」真的「自由」嗎？

用殺戮來保障人權

最後是人權。美國國務院每年都要發表報告，對其他國家的人權指指點點。在西方眼裡，西藏、兩岸、車臣、科索沃都是人權問題。但何以英國為了鴉片就可以出兵中國，何以美國為了擴張領土就可以屠殺印第安人，何以英美支持的以色列可以長時間封鎖巴勒斯坦地區的陸海空來進行殺戮。

人權也代表機會的平等。但是台灣的有錢人是如何炒樓來增加財產，一般百姓卻只能望樓興嘆。偏遠地區的孩子，教育資源不足，又何以能在號稱公平的考試中與城市小孩競爭呢？

民主、自由、人權是西方的產物，西化的價值不等於普世價值。民主、自由、人權透過全球化的散播，成為世界追求的目標，但東西方文明不同，對這三個「價值」的認知與想像也不同。所以，民主、自由、人權沒有先進與落後之分，只有內涵與方向之分。就算把民主、自由、人權冠上「普世價值」，也不能夠做為判斷一地進步與否、現代化與否的至高標準，因為誰都不是誰的導師與裁判。



柏原部落民國宅



柏原部落裡遊戲中的小孩

一個受詛咒的名字

部落民是日本社會裡的少數族群之一，跟阿伊努人、琉球人、在日朝鮮人和在日中國人一樣；不同的是，部落民在民族上與一般日本人一樣同屬大和族，不過社會階級不同。部落民是過去封建時期賤民階級的後代，主要從事「不潔」的工作，如殯儀業者、劊子手或皮革工人等，傳統上居住於對外隔絕的村莊或貧民區。分為非人與穢多。非人多數是乞丐，穢多則是處理與死亡有關的工作，部落民一部分來自弘安之役中沒有被殺害的南人（日本人稱唐人）。

1871年日本的封建階級制度廢除，部落民被合法的解放；但是，這沒有減少社會對他們的歧視，以及改善他們的生活水準。在日本的一些地區，對部落民就業、結婚、同住一棟公寓等的歧視仍然存在。

郭重顯攝

《一個台灣原住民的經歷》

序

文／呂正惠

有一次跟阿能聊天，在場人比較少，又不喝酒，我們就問他種種問題。他談到，他們年輕時，女孩子十三、四歲多一點就常賣給老兵當老婆，男孩子娶不到太太，男孩子到平地工作，根本交不上漢族女朋友。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很自然就會聚在一起，會把某一個難當聚會的地方，有空大家都到那裡喝酒聊天。那附近已嫁人或當妓女的部落女孩子，也會到那裡見面。每年豐年祭回部落，男、女一起跳舞，男的會對女的開玩笑說，我們是暫時的情人。女孩子死了丈夫、或者跟丈夫離婚，把小孩帶回部落，再嫁給部落的人。大家又開玩笑說，這是「媽媽樂」，又說，這是「買一送一」。

這一段話讓我們印象極其深刻。我們從小就知道，國民黨大量退伍軍人要娶老婆，很多從山上部落買，造成不少社會問題。但是，我們很少想到，這樣一來，部落男人就找不到老婆了。對於台灣原住民問題，我們頂多只想一些空洞的大題目，像這樣的細節，我們很難理解。

因此，我們決定找人來跟阿能錄音，阿能已經全盲，要靠按摩工作生活，沒有時間點字寫文章，他又擅長講話，把他的話錄下來再整理，是比較可行的。這事就交由原住民工作部的劉孟宜負責。孟宜到阿能那裡十四次，每次錄音三、四小時。回來後，先整理成逐字稿，再順稿，刪掉一些講話時難以避免的重覆的字句，再把稿子交給我整理。

我的整理工作主要有兩部份，首先，再一次順稿。阿能從小講排灣族語，但他和閩南人接觸得早，十幾歲就到平地工作，接觸的主要也是閩南人。他的閩南話「很溜」，他跟我完全可以用閩南話聊天。他的國語和我一樣，是「台灣國語」，用的口頭禪也一樣，譬如，那個、結果、以後、有、就、我想說，等等，用詞也類似。我整理時，把口頭禪大部分刪掉，但只要會影響句子的完整和語氣的流暢的就不刪。我不改變語法和用詞，讓它盡可能保留「台灣國語」的味道。這一點請讀者務必記住，我們讀的是稍微精鍊的阿能的口述，而不是「字正腔圓」的普通話。

其次，我把阿能的口述先分成一小段、一小段，再把幾個小段合成一章。這樣做的時候，我基本上跟隨著阿能口述的先後次序來作，很少更動。在每次口述的最後和下一次的前面，

也許會有重覆，或者後面補充前面，我把相關的加以匯整。在同個時段，譬如盲人重建院兩年，他講了很多事，我把重建院內、外之事稍加區分，稍微重新安排，免得太零散。我做的基本上是很少作大調動的剪輯工作。當然，章跟節的區分和標題的擬定都是我做的，是我仔細體會阿能的敘述重點及其轉移而做的。

本書敘述的重點是民國六十多年到七十多年，也就是一九七〇——一九九〇之間。那時正是台灣社會的大變動期，是黨外政治運動和鄉土文學運動的高峯期。我們那時還彼此不認識，但都支持這兩大運動，基本政治傾向相同。後來台獨派勢力大盛以後，我們兩人都不認同，不約而同的都是統派。因此，對於他所敘述的大背景，以及他所敘述的某些事件，我比較容易領會，不太可能產生誤解。

雖然如此，我在整理的時候，還是很受感動。阿能不到三十歲就全盲了，也許因為這樣，記憶力驚人。他重述的事件，細節之生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同時，透過這些細節，我又進一步了解到一九七〇、八〇年代台灣原住民處境之惡劣。譬如，「初入社會」裡「被騙到職業介紹所」和「在砂石場工作」那兩節，我們看到當時漢族人如何欺壓、剝削原住民勞工。又如「妹妹被賣到私娼寮」和「救出妹妹了」那兩節，又可以看到黑社會人口販子之猖狂。只要看過這四節，就可以知道，這只有親身經歷而又具有豐富感情和敏銳感受的阿能才能「寫」得出來，我是絕對寫不出這種文章的。

我花了五、六天整理出這一本小書，幾乎天天睡不着，天快亮了才能入睡。你要不信，請讀一下「妹妹是個天使」那一節裡阿能所重述的妹妹寫給他的那一封信。那一封信，我一字未改。一個身陷火坑的弱女子，是哥哥冒着生命危險救了出來，現在哥哥全盲了，暫時無法賺錢，她為了救爸爸和祖母，只好自願再跳火坑。那種文字，也只有阿能才能重述出來。我希望大家都能讀到這本書。

二〇一〇、四、十九凌晨三點



莫那能近影 李文吉攝



書籍簡介：

本書重點敘述了一九七〇至一九九〇台灣社會劇烈變動時期，一個原住民——莫那能的血淚經歷；他的苦難、他的奮鬥、他的覺醒、他的挫折……即是個人生命史的篇章，也具體而微的反映當時台灣原住民族整體的歷史處境……

作者簡介：

莫那能，1956年生，台東縣達仁鄉排灣族詩人、原住民族解放運動家。莫那能朋友們都習慣稱呼他阿能，由於少年時代長期營養不良與沉重勞動，1978年開始罹患弱視，失明之後，仍堅持文字創作於不輟，以點字法，一針一點的將對原住民族的愛戀與關懷匯聚成一首首曠悍有力、感人至深的詩篇。

和許多台灣原住民族同胞一樣，他的家族長期受到貧困和疾病的侵襲；親妹妹曾被人口販子拐賣淪落。他本人更曾經歷過，難以想像的社會和民族壓迫。但苦難非但没有挫折他的意志，更沒有窄化他的視野，多年來他用他的拐杖和筆刀四處奔走，追求的是民族、國家以及全體人類的自由和幸福。

阿能30歲之前視力已完全喪失，目前依靠按摩維生……。

正港的台灣人

「馬列亞佛斯·莫那能」是我的名字，我是正港的台灣人！

我沒有大中華民族主義的意識，其實我受過教育以後，也沒有中國的愛國主義思想。可是我跟原住民族部落工作隊，全力的支持兩岸的和平統一。

因為我們清楚看到，台灣的安定與幸福，建立在中國的強大與亞洲的安定上。從台灣過去的歷史，我非常清楚，中國的安定，就是台灣安定的基礎。這是包括我在內的部落工作隊，必須面對的歷史事實。台灣未來的發展，只有建立在兩岸的統一，甚至是和平的發展上。

我雖然看不見，可是我非常清楚在台灣的歷史上，列強與帝國主義如何藉由中國的衰弱，導致台灣被殖民侵略的痛苦跟苦難。同時，我們台灣原住民，除了面對列強的侵略外，還受到漢人的各種壓迫。但是，我願意包容在台灣的漢人，包括包容在歷史裡對原住民的壓迫，也包括國民黨軍事戒嚴時期的右翼。

為了未來的理想與幸福，這些東西我們可以擱置，我覺得就像面對我過去的苦難一樣，那都過去了。可是我們要清楚，我們的理想跟方向的時候。我願意這樣說，我的生命包括跟我同樣認知的部落工作隊，一定努力全心全意的為我們共同的理想跟發展奮鬥。

原住民過去被外來的漢人稱為「番仔」。其實，我們都是一樣的人，都是中國人！

我要最後唱一首歌來慶祝這次會議的圓滿：「我們都是一家人」！（2010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於勞動黨第八屆黨代表大會上的致辭）

1 乙丑年立夏日夜晚，即西曆2009年5月5號眾燈熠熠喧嘩，老友高信疆在台北市一家醫院，走竟他人生六十五年的旅程，靜靜安然合目。「老友」這個稱呼，今後不免要換成「故友」了。他受洗為一位基督徒，然而聖經舊約詩篇卷四第九十篇第十節的起首兩句，不是明明記載「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嗎？

上世紀六零年代末，信疆進入《中時》。彼時台灣民營報業漸漸形成所謂的「兩大」。它們的創辦者皆為國民黨高層的中央要員，但報禁未除，釋權交由自己的黨人辦報與許比較易於控管，「兩大」的具體意義，乃是報份銷量的競爭，的確當時「兩大」已牢牢的把國民黨自辦的喉舌黨報地得老遠，瞠乎其後。

信疆全面接手《人間副刊》前，原來已經在副刊上開闢陸續登場的那一塊他負責的《海外專欄》，是他的暖身之作，他廣邀海外華人學者、作家寫稿，從寄寓的天涯海角發回異邦他方的羈旅見聞，從遠方反觀台灣，拋贈他山之石，以及他們專業領域的奮鬥，外放的愁情與掛牽，讓島內的讀者通過這扇窗口看見世界，與之互動。信疆的這個設計，令人宛若置身於白居易的詩境「一夜鄉心五處同」。《海外專欄》上的文章，後來集成四書：《海內知己》、《天涯比鄰》、《浮雲遊子》、《風雨故人》，由晨鐘出版社於《向日葵文叢》。

在《海外專欄》裡，信疆邀來新加坡大學教授關傑明先生的三論：《中國現代詩的困境》、《中國現代詩的幻現》、《再談中國〈現代詩〉——一個身份與焦距共同喪失的例證》，成了批評兩岸封鎖後台灣一岸主流現代詩背離現實的重要文獻（另請參閱旅美返台已故學者唐文標的六篇〈現代詩的狂想〉收於《天國不是我們的》下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5月出版）。

忝為「龍族詩社」同仁一員，他為詩誌費心策劃編輯了第九期的《評論專號》。專號廣徵社會人士，參與發抒對現代詩的觀感意見，讓現代詩接受一般大眾的體檢，專號一出迴響熱烈，該期詩誌不僅在詩壇也在愛詩人之間引起討論，他在書前寫有一篇類如檄文的〈探索與回顧〉，殷殷切切語重而心長。關、唐兩位先生的文論，加上這一本厚厚的專號，成了日後鄉土文學論戰的先聲。接著是七零年末，《中時》辦理第二屆文學獎，他籌增的「敘事詩」徵選出台。

這二件貫串七零年代的詩事，其實是一個完整的事體，他處心積慮要扭轉台灣主流現代詩無心面對現實的風氣。

除了對詩關注，他力邀各方小說家列席「當代中國小說大展」，參展的小說出輯之時，他在編後附跋的〈只有工作〉，與前揭〈探索與回顧〉兩文前後呼應，一本衷心。他說：「如果我們還有足夠的社會良心與自我認識，我們就該善自珍重，更虔敬，更努力的替社會多做點有長遠意義的事。」（詳《當代中國小說大展》第二輯，第470頁）。

當代台灣「報告文學」的濫觴，也始於他的編輯之手。《現實的邊緣》，這個專欄的內容遍及三個地區；「域外」、「離島」、「本土」。信疆無時或忘盡力盡責貫徹他的社會良心，他善用手中握有「媒體」這柄利器，使之與現實的脈動合拍，與現實連結，驅策「媒體」融入，而非僅飾演旁觀窺伺的他者，處身事外，淨作壁上的閒差。

台灣遍歷戒嚴的年代，在戒嚴的囚籠裡回首，但解嚴無期漫漫遙遙，信疆試著為自由、民主敲門，叩問威權，他首刊屈坐白色恐怖牢獄釋放後文化人的文章，表明他對黑暗反動的撩撥，借以幫橫遭壓制的人士復權。

他的企望，他的苦心孤詣，他誠願自己扮好一名台灣文化的提燈人。

1999年最後一天，我們在敦化北路一場慶祝澳門回歸的喜宴上，共進晚餐，飯後他拉我到台大附近賃居處，那一個小區只租不賣，因為煙抽得多加上作息可以不影響家人，他的書畫絕大部分擺在那裡，他端出一瓶「宋太祖」，這種牌子的白酒後來我一直都不曾再見過。夜話不盡，直至凌晨，第二個千年已經悄悄降臨。



鄧泰山CD封面

2 五十二歲數度訪台，克羅地亞籍鋼琴先生伊沃·波雷雷利奇，三年前登上中山南路音樂廳舞台時身著黑服，形體頹長步履拖沓，我近距離之，伊一臉平靜無波，從舞台側門移近鋼琴短短幾十步，也許伊正調整即將上場的心裡節奏，凝神樂思。

那一次伊彈拉赫曼尼諾夫，這一回伊要奏多年來，致伊名利雙收的蕭邦。

地處中南歐洲，巴爾幹半島西北的克羅地亞，一九九一年年底獨立，之前它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六個加盟成員之一。資賦優異的鋼琴少年伊沃，在一九六九年以十一歲之齡幸運的被送往莫斯科學習，伊早早地享受了社會主義集團間相互的提拔，令人欣羨。

新聞發佈會面對媒體鏡頭，鋼琴先生說：「蕭邦大賽的聲望愈來愈低，但我愈來愈好。」前一旬祈非幸災，當今之世誰可取得完整驗證？後一句肺腑之聲，誠哉斯言！鋼琴先生一派瀟灑，花襯衫夾克，嘴唇周邊無雜的短髭，似已失落了青年時的斯文，若非特定場合，市井大街不期而遇，我難敢辨識伊係來自克羅地亞那位鋼琴先生本尊的同一人。

對於不斷引起爭議的蕭邦大賽，伊說：「不該由我評斷。」其實鋼琴先生何需客氣，無妨不吝善之以評而不用下斷。世上的事沒有爭論盡皆好事？天底下沒有爭議天下太平？塵埃落定前務必好好的爭議，好好的趨近比較完美的結局。

至於「三十年前他在蕭邦賽上遭受不公平待遇。」他鄭重要求主辦單位，對外公佈當年每位評審打的分數，給他一個交代。」及「他懷疑有政治力介入，因為俄國人根本看不起南歐人……」①②云云、云云恍然不知所云。這些是鋼琴先生的率性，媒體小姐的有聞必錄，或趁便替某房明目造勢？消費，消費，果然一景共襄盛舉的消費，云云、云云確然不知所云。

鋼琴先生參過賽，伊清楚蕭邦賽的全本規則。伊在第三階段準決賽結束後被淘汰，無緣晉級，但無論如何只剩協奏曲一項，雖無遺憾，蕭邦其餘的曲目，在前三個回合伊統統彈過，伊當非泛泛之輩，可恨功虧一簣。評審阿格麗希適時表態，為伊未獲決賽資格退出評審席位，此一舉止劇烈震盪，戲劇張力豐富，這一闕青天關震的插曲，使得某些輿論直呼伊乃「門外的天才」，恰恰拜這一幕的隆重加持，致伊幾十年來金光閃閃。這不禁教人興起疑竇，鋼琴先生當年若順利跨進決賽，伊篤定奪冠？阿格麗希成竹在胸，她青睞的選手穩登寶座？蕭邦賽聘請的評審平均多達三十來位，幾乎是他類音樂比賽的三倍，退出一位並不妨礙比賽的進行，更且賽程冗長，平均不少於三個星期，四、五兩屆甚至超過三十天，因為要彈盡蕭邦的全部作品。任何賽事詭譎多變，運動場上、藝文領域，比比皆是。

一九八零蕭邦賽的榮冠，終於由越南籍的參賽者鄧泰山奪得。烽火連天的印度支那，在一九七六年的七月剛統一，翌年鄧泰山也極其幸運從河內前赴莫斯科學習，同窗同台競技何其美麗！有一則從鄧泰山身上傳出的美談，謂他在戰亂軍頂的年代，潛躲於防空洞時，堅持不忘在防空洞的地面上畫好鍵盤，孜孜不倦的勤練指法，即使黑暗無邊，琴則不誤照練。

註釋：

伊的夫人，大伊21歲的鋼琴老師凱澤拉絲，她不就是俄羅斯人？

柴可夫斯基一八八〇年譜寫的「義大利隨想曲」，謳歌讚頌了南歐的多陽與多情。